

假领头

陈建兴

日前走过某家小店铺,顿觉恍如隔世,让人又回到了70年代的感觉。只见店门口黑板上赫然写着:“大量供应各款假领头。”进门一探,哇,几十款各式男女假领头,琳琅满目。这不是我们年轻时代的时髦“服装”吗?

假领头,这个上海人曾有的“特产”,如今又悄悄回来了。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假领头的使用者,不少是白领。

假领头是用零头布剪裁而成的,因为买零头布不用布票。母亲做的假领头有尖角领、圆领和方领的,领子中还塞进塑料硬卡片,更挺括。那时想添件新衬衣并非易事,所以用假领头替代衬衫十分普遍。

那个年代,我们穿中山装较多,一般都把风纪扣扣上的,里面是衬衫还是假领头根本看不清楚,可以以假乱真。女生也用假领头,在农场晾晒的衣物中就看到过不少花式品种的假领头。生活中,她们不仅将假领头翻在毛衣外面,甚至翻到了棉袄罩衣的立领外,在那个千篇一律的没有个性的环境里,那一片片带着浅浅的小花或者格子的假领头竟成了古板世界里的一抹亮色。

假领头是我到农场里为领的颜色假领头搭配过不同的外衣,坚持不懈地“伪装”自己的生活品质。带到农场的衬衫只有一件,还是哥哥从崇明农场“上调”时带回的旧衬衫,而带去的假领头却有五六只,且只是新的。

男生干活回来在浴室洗澡,几乎所有男生脱下的假领头挂成一行,别有一番风景。领头油腻了要去洗,洗好后皱皱的,为了挺括,我只好去食堂“老虎灶”泡来开水倒在大搪瓷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我那些自己也看不入眼的涂鸦工作,居然被装裱后挂在展厅里,我居然成了“作者”,一些熟人还大加“点赞”,站在画前要和“作者”合影,俨然成了“画家”。这里固然有鼓励,但多半是调侃,自己的所谓作品几斤几两,我心中最清楚,但高兴是有,正像小学生的作业被老师贴在墙上。

我们的老师很好,学院派画家,他的作品在全国全市参赛,时有获奖,来老年大学任课是客串是屈就。但他很认真,严守循序渐进,每课有习作点评,示范,布置作业,还经常带去参观各种画展,为调动学员积极性,多次举办画展,最近就举办了学员临摹宋以来名家名作

杯中,趁热在衣领上来回烫,倒也能烫平一点,效果蛮好,不少人学我这个“土办法”烫假领头。

假领头也使我出过三次“洋相”。

头一次是在燎原农场民兵集训结束时的文艺会演上。十月的天,早晨还比较凉快,我便打扮一番,戴上了假领头,穿上中山装。不想场子不大,人头济济,空气不流通,我热得汗流浹背。轮到我上台,表演的是“智取威虎山”中少剑波唱的那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我十分紧张,当唱到“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我竟然神使鬼差,身不由己地解开了中山装几粒纽扣。

台下一阵骚动,立即有人哄笑起来,有人指指点点。我心头一紧,糟了,“假领头”露出来了,慌忙又扣上了纽扣。那天中山装里面穿了件破“卫生衫”,前胸后背上有一六、七个小洞,当时恨不得立即钻入地缝中去。下得台来,场武装部领导跟我开玩笑说:“你知错就改,蛮快的嘛?”还有一次,新三连民兵在海滩边实弹射击。我与陈震国等几个民兵干部闲聊,震国提出要与我比赛摔跤,我说:

“你摔不过我的。”说着讲起我儿时弄堂里是个“皮大王”,小孩中没有人摔跤赢过我的。震国不以为然,仍缠着与我比试。我俩交上手不到一分钟,我一个“大背包”把他摔倒在地。他从地上爬起来,嚷着与我比第二局。不知怎的,我被他一把握住了衣领,他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勾腿,我倒下了,假领头也被他一把拎了出来,引得在场观战的人哈哈大笑。“一比一”,再来一局,我搭住震国的腰正欲摔他时,前方射击比赛开始的哨子响了起来。我放下了震国,他手里还拿着我的假领头。我要回来一看,三粒纽扣一粒不剩,领口也脱了线脚。“赔我一个!”我有点责怪他。震国伸出两个手指:“赔你两个。”我哈哈大笑:“那还差不多。”

一次出工,扛着钉耙到了田间,才知道是翻地。那是一个力气重活,钉耙

展,反响不错。

上老年大学已六年了,按年资该硕士生毕业了,但我仍在门外。记得有一次交作业,署名后加了“学吹打之年”以自嘲。老师问我你八十啦?我说是,人家“八十岁学吹打”,我八十岁学画!老师和同学们笑了。我深感于此:去画展博物馆根本看不懂那些名画,有时跟在行家后边听他们议论也听不懂,委实是画盲一个。中国画历史悠久,名人画浩如烟海,我当然进不了这大观园的大门“到此一游”了,但总得在透墙外望洋兴叹一番。

有句谚语:初学三年天下通行,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小学毕业时我本领最大,什么天文地理国文算术等等我样样学过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文字不能到达之处,音乐却能畅通无阻。

每翻几下,假领头就慢慢升到颈脖子上,我就只能歇下来,把手伸到双腋窝下,左拉一下,右拉一下,把假领头拉下来。旁边有几个女生在,我不好意思脱下,只好硬撑下去,整整一个上午,不停地重复着。一旁的周雅萍看到这个怪怪的动作,不好意思问,只是好奇地瞧着我。倒是心直口快的范建华问我:“陈排长,你老是这个动作做啥啊?”“你观察这么仔细干啥呀。”我实

在不好意思回答她,只好故意反问她。不会,我跑到了小条河旁,蹲在地上,悄悄地脱掉了假领头,塞进了裤袋里,若无其事地回到了田间。



《泰坦尼克号》情结

陈钰鹏

拥有多种“世界之最”的泰坦尼克号游轮于1912年4月15日竟然在其处女航中撞冰山而沉没至大西洋3800米深处的海底,导致震惊世界的沉船事件。就在海难发生的当年,这一事件被拍摄成电影《夜撞冰山》。1958年,这一题材再次被搬上银幕,片名为《冰海沉船》。影片生动地刻画了灾难发生时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所暴露出的精神面貌。

1997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耗资2亿多美元,推出旷世之作《泰坦尼克号》,轰动全球影坛;该片获第七十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影片中描写的穷画家杰克和破落贵族的女儿露丝坚贞不渝的爱情故事

被喻为“水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情节多为虚构,然而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人,“船头情”成为该片的标志性镜头,纷纷被其他艺术样式移植。

据说以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为题材的影片共拍过15次,惟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最感动人,人们难忘《泰坦尼克号》,难忘杰克和露丝的患难之恋;于是紧接着在欧美的很多国家出现了为《泰坦尼克号》写续集的风潮,作者绝大部分是业余的,他们喜欢杰克和露丝,他们多么希望杰克和露丝能脱险、能活下去、能继续伟大的爱……

有一家青少年杂志举办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应征者踊跃,最后不得不增加获奖者名额,使得

学画琐记

钟明德

样样知道。后来越来越浅薄无知,老了,回首一生,别说一事无成,就学也学不成一样,深知学海是怎么一回事。学画也一样,初学工笔花鸟,不久自以为可以了,改学写意,看几笔下去,石是石花是花,简单又大气了,学了不久,深知大家的几笔你无论如何学不像的,即使有点像,内行一看就被捉出百出。功力是不能摹仿的。从此,去景点宾馆饭店或去画展会细细观看,领略其中三昧,再也不敢妄加评论。人变得老实了。深知就这么一支毛笔,一砚墨水,在不同人手中神奇莫测,各有千秋。

《红楼梦》第三十六回写道,炎夏的一个午后,薛宝钗来怡红院找贾宝玉聊天,以解午倦,见宝玉在床上睡着了,丫鬟袭人坐在身旁,手里绣着“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旁边放着一柄白犀麈。

犀麈,即犀牛角为柄的麈尾。麈,在古书中多指麈尾。据近代学者余嘉锡考证,日本正仓院所藏的麈尾并非拂尘,而是形如羽扇,扇柄的左右由麈鹿尾巴毛固定。当时的名士好清谈,用讲究修辞的辩论来交流人生、社会、宇宙哲理,麈尾在六朝盛极一时。

东晋的许询作《白麈尾铭》《黑麈尾铭》,称“君子运之,探玄理微”。宋代杨九龄《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群鹿随之,皆视麈所往,麈尾所转为准,于文主鹿为麈。古之谈者挥焉。”手执麈尾,有谪仙风采,更有文坛领袖气概,难怪玄学家们口吐珠玑时,手里离不开麈尾,王公贵人更爱用玉柄、犀柄麈尾。

敦煌壁画中也常见麈尾,如《维摩诘经变》图中,能言善辩的维摩诘便手执麈尾,蹙眉启唇,似是在高谈阔论。麈尾在宋代依旧流行,吴文英有词云:“绀玉钩帘处,横犀麈、天香分鼎。”

有趣的是,宝玉最喜杂学旁收,长谈阔论,而宝钗博学多才,文思敏捷,她在令人昏昏欲睡的时辰,找宝玉谈讲,本可碰撞出思想上的火花的。但士子的清谈之风日渐衰弱,到了《红楼梦》时代,麈尾已沦为驱虫掸尘的工具,更与拂尘混为一谈。华美的白犀麈,在此不过就是宝钗口中的“蝇帚子”。难怪,在怡红院,一场应有的精神交流,终究因为暑气,只成了一些闺房情趣。

袭人给宝玉绣肚兜,一直低着头,脖子酸了就出去休息。宝钗只顾看着鲜亮的活计,情不自禁拿起针来,替她绣了下去。等林黛玉和史湘云来找袭人时,只见“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旁边放着蝇帚子”,宛如一对小夫妻。

道光年间的《石头记评赞》称:“宝钗刺绣尚可,蝇刷实在可疑,不但黛玉疑,湘云亦不免于疑。”用蝇帚子为睡梦中的宝玉驱虫,的确是体贴亲厚的行为,难怪黛玉生疑。其实,不止蝇帚子,宝玉的肚兜是鸳鸯戏莲的图样,象征夫妻恩爱,由宝钗接手来绣,的确含义暧昧。不过,曹公在之前已埋下诸多伏笔,此番描写并不突兀。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清虚观的张道

士给宝玉说亲,惹得宝黛两人心中不自在,又因“金玉良缘”拌起嘴来,宝玉赌气摔玉,而黛玉则剪断了她给通灵宝玉穿的穗子,虽然两人很快和好如初,如王熙凤所言:“‘黄鹰抓住了鸽子的脚’,两个都扣坏了”,但剪穗子这事,依然让人觉得是宝黛姻缘中断的征兆,让人读到这里,总是心有戚戚焉。

关于“金玉良缘”的蛛丝马迹,在书中几乎遍布。先是三十五回中,宝玉夸黛玉会说话,想让贾母称赞黛玉,没想到贾母夸起了宝钗:“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王夫人更附和说:“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这倒不是假话。”

宝玉生日那回,大家掣花签玩,黛玉抽中“风露清愁”的木芙蓉,上题“莫怨东风当自嗟”一句,出自欧阳修《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诗。欧阳修生活的年代,辽国和西夏相继崛起,北宋战事不利,屈辱议和,欧阳修借王昭君远嫁匈奴之事,表达对软弱无力的北宋国风(“东风”)的不满。

陆游《钗头凤》则有“东风恶,欢情薄”,表达因为陆母不喜唐婉,导致两人伉俪的无奈与惆怅。而贾母和王夫人极力称赞宝钗之时,贾府的“东风”其实已经倒向了宝钗,柔弱的孤女黛玉,注定只能幽怨而终。

长辈们夸完了宝钗,宝玉又让宝钗的丫鬟莺儿给他打络子,开玩笑说:“我常常和袭人说,明儿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们主子奴才两个呢。”莺儿笑道:“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次。”宝玉忙问:“好处在那里?好姐姐,细细告诉我听。”脂批也发问:宝玉这是有心,还是无心?

说曹操,曹操到,宝钗进了屋,建议打一个络子把玉络上,还说:“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等我想个法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络子,这才好看。”说得宝玉喜之不尽。

宝钗说这话时,未必有心机,可能觉得这样的配色大方又别致。只是,这醒目的金线,打成络子络上玉,仿佛示意了“金玉良缘”势不可当。

怡红院,一个慵懒的午后,那些看似闲笔的意趣,也许正是命运的某些预示。

码头来接他的,他在哪儿?他还活着吗?”露丝抽泣着讲述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及杰克被海浪吞没的惨情。从此约翰对露丝百般关心,两人的感情越来越亲密。不久,露丝成了一名演员,几年后与约翰结了婚。他们生了个儿子并为他起名杰克。每年4月15日,露丝都要默默祭悼杰克;而这一天,

约翰总是让露丝一个人待着,让她毫无干扰地缅怀杰克和沉醉在往日的美好回忆中。同时,约翰也要为他的孪生哥哥献上一份充满感激的祈祷,感谢杰克让他结识了美丽可爱的露丝……

此外,2010年,国外有媒体报道说,有一家公司准备拍摄《泰坦尼克号》续集,起名《泰坦尼克号2:美人鱼救星》,正筹备招聘演员。续集内容讲的是沉船后,船上的遇难者全被传说中的人鱼所救,并来到“海底天堂”,杰克被选为“海底人类”的领袖……后来人们发现,所谓的“续集”不过是一种恶搞而已。

然而有一个美国影迷却实实在在地制作了《泰坦尼克号2》的预告片,内容和素材全来自杰克的扮演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其他影片,经他精心剪辑和处理而成,这又让人们大为感动。恶搞也好,拼凑也罢,没有人生气,大家爱《泰坦尼克号》。

